

# 汉藏语系历史类型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孙 宏 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 文章提出论证汉藏语系发生学关系的一个新的思路——历史类型学, 举例性地讨论了汉藏语原始遗存和共同创新的一些现象, 并开展了一些讨论。

**关键词:** 汉藏语系; 历史类型学;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H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263(2011)01-0113-08

## 一 背景

汉藏语系假设是一个历史语言学范畴, 一个延续了几个世纪而又没有定论的学术热点。在 18 世纪国际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起来以后, 首先对印欧语系的论证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与此同时, 由西方语言学家提出汉藏语系假设。是指分布在中国南方以及相邻的东南亚人群使用的数百种语言, 有可能在历史上同出一源, 是 6000—8000 年前同一母语分化的结果。但是, 对这个假设从提出到开始系统论证, 虽然经过了十多代语言学家的艰苦努力, 有数十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前赴后继地开展研究, 发表的专著及论文已不计其数。但对汉藏语系的内涵和外延至今仍然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由于汉藏语系语言文献大大少于印欧语系, 它所包括的语言有的至今仍然没有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调查研究, 因此, 直至今天, 汉藏语系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团。从外延看, 汉藏语系究竟包括哪些语族, 学术界仍然意见不一致。基本上有三种主要的分类意见: (1) 20 世纪 30 年代, 著名华裔语言学家李方桂提出, 汉藏语系包括四个语族, 即汉语、侗台语、苗瑶语、藏缅语, 这一观点得到国内罗常培、傅懋勳、马学良等老一辈语言学家的支持, 中国境内多数学者基本持这一观点, 辞海、大百科全书基本上采用这一学术观点。(2) 七十年代美国学者白保罗、马提索夫等提出汉藏语系仅包括汉、藏缅两个语族, 把李方桂划分在汉藏语系中的侗台、苗瑶两个语族归入澳泰语系, 这一观点得到欧美多数语言学家的赞同, 在中国也得到部分学者的支持。(3) 九十年代以来, 法国学者沙加尔提出南岛语(澳台语系中的一个语族)和汉语有亲缘关系, 中国学者邢公畹、郑张尚芳、潘悟云等支持这一观点, 并进一步提出把南岛语、汉藏语、南亚语归为一个大语系, 称华澳语系。此外还有一些其它意见, 如俄罗斯学者认为北高加索一带的语言也与汉语有发生学关系; 加拿大学者认为汉语与英语也有发生学关系等等。

从内涵看, 汉藏语系的特点是什么? 哪些可以看作汉藏语系的特点? 产生上述分歧观点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从客观上讲, 这些语族内部的一致性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肯定, 但语言集团(语族)之间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它们分化的年代十分久远, 以至难以加以测算和确定, 构拟它们的原始面貌更是难上加难。从主观上讲, 六个语言集团共包括了数百种结构类型极不相同的语言, 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学术背景不同, 各自掌握的第二手语言资料面和深度不同, 再加上研究的基础和方法不同, 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分歧应该是非常自然的。此外对汉藏语系语言研究不深, 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比较深入的历史比较研究, 对同源词的认定有不同意见, 因此全面开展汉藏语系语言的深入调查研究, 进行汉藏语同源关系的历史比较研究, 通过比较, 找到各语言语音演变的脉络和各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 区分同源词和借词, 找出一批比较确凿的同源词, 是解决分歧意见的关键之一。

**作者简介:** 孙宏开, 男, 1934 年生, 江苏张家港人, 研究员, 主要研究汉藏语系语言。E-mail: hksun@public3.bta.net.cn。

同时,此项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对上古汉语的构拟、汉语史的研究、汉藏语史乃至史前史的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并丰富和发展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 二 出发点

为了寻找适合汉藏语系研究的比较方法,论证可能存在的同源关系,邢公畹提出了深层语义对应比较法;陈保亚提出核心词阶曲线的比较法,检验汉藏语系哪些语言集团有同源关系;丁邦新则反对。他的《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2000)对上述方法提出了质疑。也有提出词族对应比较法等等。

为了探讨或寻找论证汉藏语系各语族的语言哪些可能有同源关系,我们提出汉藏语系历史类型学的命题,是根据我们在长期开展汉藏语系各具体语言历史演变脉络的研究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也就是语言的类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一些亲缘关系(包括一些差异很大的方言)很密切的语言,它们的类型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发生了改变,有时候甚至变得面目全非。相反,一些不一定有亲缘关系的语言,或者亲缘关系很远的语言,由于分布地域的接近,它们的类型特点往往会向同一个方向靠拢,这就是语言结构类型的区域趋同。本文要讨论的主题是前者。即有同源关系的语言,在长期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它们的语音、语法、词汇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从它们的变化过程和脉络中可以发现它们原来的面貌是基本上一样的,或者是相同的。

汉藏语系历史类型学的命题由音节结构类型、语法结构类型、语序类型以及语义分化和改变的历史演变等许多专题研究所组成。

有关此问题的研究,本人曾经发表过相关的文章,如《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连载于《民族语文》1992年第5、6期;后来又以“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为副题讨论过复辅音、单辅音系统、介音等问题,分别刊登在《民族语文》1999年第6期,2001年第1期、第6期。

如果汉藏语系是一群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它们在分化以前或者分化过程中,语言结构的基本类型是一致的,或者说相同或相近的。后来由于分化时间久远,各自演变得面目全非了,那么通过我们的研究,把它们语音结构演变的脉络搞清楚了,把各种语言的类型转换的过程和原因弄清楚了,把各种语法范畴的语法化过程弄清楚了,不同方言、语言、语支、语族不管是平行发展也好,共同创新也好,由于语言接触引起的区域趋同演变也好,构拟不同层次的汉藏语系语言各类特点(包括同源词和形态标记)或总体特点也就有了一个方向,有了一个主心骨,构拟原始形式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我们把这种研究语言结构类型演变的课题称为历史类型学。它应该是语言发生学分类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对于原始共同语的构拟尤其是同源词的认定和构拟也会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 三 论证的两个方面

论证历史类型学包括原始遗存和共同创新两个方面。这也是语言分类的最基本原则。找到原始遗存,证明它们有共同的来源。找到共同创新,说明它们有相似的发展轨迹。

这两个方面有许多时候有交叉,难以区分。特别是面对许多语言相关或相近的实事,来龙去脉还没有搞清楚的时候,往往很难认定哪些是原始遗存,哪些是共同创新。或者说由于研究者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难以确定它是创新还是原始遗留。

下面就我个人已经认识到的一些语言现象,举例性地提出一些问题,开展讨论,以抛砖引玉。

### (一) 原始遗存问题

这实际上涉及我们对原始汉藏语的面貌怎样看的问题。下面也仅仅举例性质地列出一些可能是原始汉藏语的一些遗存。一共列出八个问题,有的问题中间可能还包括一些小问题。这些问题没有定论,可以进一步讨论。

#### 1 音节结构问题

原始汉藏语的音节结构是什么样的?从目前汉藏语系语言的音节特点来看,除了上述六个语言集团

中的南岛语以外，基本上都是单音节的词根语，每一个音节基本上都有一个意义，多音节的单纯词是极少数。那么，它们的原始形式是否是单音节的呢？或者像有的学者认为的是一个半音节的或是多（双）音节的？有的人主张藏文的前加字、上加字都是带元音的，后来元音脱落，成为复辅音。持这种主张的学者，他们的观点认为原始汉藏语都是多音节的。我个人认为原始汉藏语系语言的音节应该是由一个音节核加上音节前的辅音丛和音节后的辅音丛构成。可能音节前的辅音丛比音节后的辅音丛更复杂，有可能是三四个辅音结合在一起的复辅音丛。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人类语言一开始发出的声音应该是一个个简单的音节，不可能有复辅音丛，后来一些连续的音节，脱落了元音，留下的辅音构成复辅音丛。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道理。问题是发展到原始汉藏语系形成阶段，估计也就是 6000—8000 年之间，那个时候汉藏语系的音节面貌是一个个简单的音节，还是已经形成了复辅音丛？我个人的意见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就是汉藏语系语言音节的原始类型区别于其它语系之所在。

## 2 复辅音问题

这个问题涉及音节起始的辅音丛问题，上一节已经有了一些讨论。这里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原始汉藏语形成以后是否有复辅音？有什么样结构的复辅音？复辅音在演变过程中产生了哪些“副产品”？都是需要搞清楚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过去已经有一些文章讨论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就是复辅音的来源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复辅音全部来源于有意义的词缀（构词和构形）（张济川 2009）。美国学者马提索夫过去也持这一观点。他构拟的汉藏语、藏缅语同源词的音节起始部分都用短横隔开的，他称呼这些辅音音素都是前缀（prefix）。近几年他似乎有些改变，虽然仍然用 P 来代表它，但是他用了前置辅音（pre-initial）这个名称，内涵就完全不同了。我也是主张要区分前缀和前置辅音的。因为构拟原始汉藏语的时候，前缀不是词根的一部分，不需要构拟，而复辅音的前置辅音是词根的一部分，构拟同源词的时候是一定要构拟的。但是难题是怎样区分词缀和复辅音的前置辅音。我在《原始汉藏语的复辅音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区分的六条原则，2010 年在台湾开“21 世纪汉藏语系专题研讨会”时，加了一条，一共七条：（1）前缀是有意义的语素，复辅音的前置辅音是词根的一部分，它是没有意义的。（2）在一些语言里，前缀和词根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在它们之间是可以插入其它语法成分的；而复辅音的前置辅音和基本辅音之间结合得比较紧，它不能插入任何其它成分。（3）前缀的变化只对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产生影响，对词根的语音基本上不产生影响（个别单音素的词缀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对词根的语音产生影响，如 S-前缀等）；复辅音的前置辅音则不同，在一定条件下，它会对词根的语音发生多方面的影响，例如可能对它的音高（声调）产生影响，或对音节的松紧、长短产生影响等等。（4）前缀比较活跃，往往出现在一类词或同类语法意义的词形变化之中，在需要的时候，它可以经常被其它词缀替换，也可以从一个词上移动到另一个词上表示类似的语法意义；而复辅音的前置辅音则不同，它不能离开基本辅音而从音节的某个部位游离到另一个音节的某个部位。（5）前缀可能是音节的也可能是音素的，一般来说，成音节的居多；而复辅音的前置辅音没有成音节的。（6）前缀可以添加在与自己相同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词根前面，例如嘉戎语里的使动前缀[s-]，既可加在词根声母为[s-]的动词前面表示使动，也可加在使动的前缀[s-]的前面，表示双重使动；而复辅音中的前置辅音则不能和自己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相同的基本辅音相结合；（7）前缀由于语法范畴的消失对词根的影响小，或者不产生影响，而复辅音前置辅音消失过程中会或多或少对词根产生影响或留下痕迹。当然，说是这么说，但到具体的语言里，区分前缀和复辅音的前置辅音仍然存在一定困难。

## 3 辅音格局问题

原始汉藏语的辅音格局涉及发音部位和方法两个方面。从发音部位看，涉及原始汉藏语是否有小舌部位的塞音和擦音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六个语言集团在语族层次的构拟都出现了小舌部位的塞音和擦音。其中包括侗台语（梁敏、张均如的《侗台语族概论》）、苗瑶语（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南岛语（何大安、杨秀芳《南岛语与台湾南岛语》）、上古汉语（潘悟云《喉音考》）等都论证了小舌音问题。我也主张原始藏缅语族语言里有小舌音，因为存古较多的羌语支语言全都有小舌音<sup>①</sup>。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活着的语言里存在的小舌音以及各家构拟的小舌音难道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一点事

① 请参阅本人起草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一书的导论第 25—31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

实根据都没有吗?

从发音方法看,主要涉及塞音分多少套的问题。是二分(清、浊)、三分(清、浊、清送气)还是四分(清、浊各有送气)?大量语言事实表明,塞辅音分清浊应该是原始汉藏语系的主要特点。后来一些语言浊辅音消失了,变成清辅音或清送气辅音,这在汉藏语系一些语言里是常见的现象。至于清送气辅音,虽然它是汉藏语系的一个共同创新,这一点后面还会讨论。但它不是原始形式,主要是浊辅音在一定条件下变化而来。也有一些清辅音在复辅音前置辅音脱落过程中,对它产生影响而变成送气的。在不同的汉藏语系语言里,送气塞音的产生有早有晚,早的也许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或许更早,晚的直到现在送气辅音在语音系统中仍然没有音位价值的语言仍然不是个别的。至于浊送气辅音,虽然在汉藏语系少数语言里有重要的音位价值,但是它毕竟是少数,而且后起痕迹十分明显。

#### 4 后置辅音问题

在汉藏语系语言里,不能够小看音节起首复辅音的后置辅音<sup>①</sup>,它虽然数量不多,但十分重要,它是汉藏语系语音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是构成塞擦音和复元音的一个重要来源。研究好了后置辅音的演变,就能够解释目前汉藏语系许多语言里语音结构的差异、变化。有人把后置辅音叫做流音、介音或其它,这无关紧要。只要都明白所指就可以了。

复辅音的后置辅音有多少个?两个[l]、[r]还是四个[l]、[r]、[w]、[j]?除了边音[l]和颤音[r]外,是否还有擦音[s]?半元音[w]、[j]是否原始汉藏语就有的,还是后起的?后置辅音的演变规则是怎样的?由它构成的复辅音系统是否能够看作汉藏语的一个共同的原始证据。关于这个问题我有比较系统的论述<sup>②</sup>。

与此相关的是有人说汉藏语有中缀。这是与后置辅音有密切关系的问题,能否论证?是所有的[l]、[r]都是中缀,还是部分是?它与后置辅音是否要加以区别?这是一个很难论证的问题,至少现存语言里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l]、[r]有中缀语法意义。

#### 5 结尾辅音问题

原始汉藏语的音节有相同类型的结尾辅音[p]、[t]、[k]、[m]、[n]、[ŋ],它几乎仍然残存在上述六个语言集团的某些语言或方言里,尤其是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里。首先,它是否是原始汉藏语的共同类型特征?其次,它的历史演变给现代语言或方言带来哪些影响?上古、中古汉语产生的声韵调理论与原始汉藏语语音结构的类型特征是否有密切关系?为什么这个理论不适合其它语系的语音系统分析?准确回答了上述问题,我们就对原始汉藏语的音节结构类型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有人构拟了上古汉语有清浊两套塞音做结尾辅音。再往上推,原始汉藏语是否有清浊两套,现在没有确凿证据。有些藏缅语族语言里存在清浊两套结尾辅音,但经过研究,明显是由于构词或构形形成的后起语音现象,不能够作为构拟原始汉藏语的证据。

结尾辅音除了上面说的六个以外还有哪些?藏文和部分藏缅语族语言里残存着[r]、[l]、[s]等结尾辅音,这些结尾辅音是否是原始汉藏语系语言所共有的,值得讨论。但是有一些学者认为,汉语的去声来源于上古汉语带[s]结尾辅音,虽然这种说法有许多例外,但这就基本上默认了原始汉语有[s]结尾辅音,只不过后来脱落了。那么其它两个[r]、[l]结尾辅音呢?从一些学者的上古汉语构拟中我们已经看到端倪。因此原始汉藏语有这三个结尾辅音看来是完全可能的。

结尾辅音是否有复辅音,这是另一个未决的难题。我们仅仅在藏文的重后加字以及少数藏缅语族语言里发现结尾复辅音。《藏语词族研究》的作者基本上认为这些重后加字是形态成分(张济川 2009: 354-357),如果像音节起首复辅音那样,假设这些结尾复辅音是原始汉藏语的残存的话,那么究竟有哪些?藏文的重后加字以及具体语言里的结尾复辅音是有意义的后缀还是词根的一部分,还是二者兼而有之?藏缅语族里肯定有许多形态辅音做结尾辅音,如人称标记、命令式标记、使动标记、名物化标记等,但是像重后加字那样的结尾辅音还是极少数。如果二者都有的话,那么是否要区分结尾辅音和后缀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 6 元音格局问题

① 关于复辅音后置辅音的研究,请参阅拙作《藏缅语复辅音研究》(英文。载美国《藏缅区域语言学》第9卷第1分册,1986: 1-21。汉文稿载《民族语文论坛》1999年12月《三月三》增刊: 32-50)。

② 《原始汉藏语中的介音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三》(第34届国际汉藏语会议论文。又见:《民族语文》2001年第6期,第1-12页)。

原始汉藏语音节的主要元音有多少？有哪些？一直是有很大分歧的问题。李方桂构拟的上古汉语的元音系统是 [i]、[u]、[a]、[ə] 四个。也有的人构拟了六个：[i]、[u]、[e]、[o]、[a]、[ə] 或 [ɔ]①。那么再往上推，原始汉藏语系有多少呢？是四个，六个，还是更多？依据是什么？

## 7 基本语序问题

原始汉藏语是 SVO 还是 SOV？汉语和藏缅语的同源关系已经被大多数汉藏语研究专家所肯定，它们的原始语序不可能杂乱无章的。那么基本语序哪个是原始形式？谁后来改变了，怎样改变的？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语序问题需要加以解释：其中最大的问题是 SVO 语言的介词语序是前置的，而 SOV 语言相类似语法意义的结构助词的语序是后置的。这两种不同的语序哪一个改变了原始形式，怎样改变的？改变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动因是什么等等。

8 哪些语法范畴能够构拟到原始汉藏语？现在的汉语被认为是形态匮乏的语言，难道史前的汉语也是这样的吗？与它有同源关系的数百种藏缅语族语言，它们分化的年代已经有数千年，有不少的语言现在仍然有丰富的词缀，表达丰富的语法范畴，而且它们的一致性和同源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它们和汉语之间有一大批同源词，可是语法类型上却大相径庭。因此人们开始怀疑上古汉语也许有类似藏缅语族相同的词缀和形态变化。那么哪些问题可以构拟到原始汉藏语呢？下面的几个问题是怀疑的重点：

(1) 动词的使动问题。藏缅语族语言动词的使动虽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是可以构拟到语族层次，这已经是藏缅语族界学者形成的共识②。汉语近来也有不少学者讨论上古汉语的使动问题，但是藏缅语族的使动与汉语是否有起源上的共性，则存在两种不同意见。因为从汉藏语到上古汉语毕竟还有一段很长的历史。这期间汉语发生了哪些演变，没有确凿证据，难以服人。

(2) 代词化问题。这个问题是从藏缅语族语言里提出来的。在藏缅语族里，代词化问题主要表现在动词的人称一致关系和名词的人称领属关系这两个相关的语法范畴上。前者在藏缅语族里分布很广，在藏缅语族十个语支里几乎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影子，有的语言十分活跃，有的语言仅仅是残存。名词的人称领属则分布较窄，在藏缅语族语言里多数是残存③，但是我们从比较中发现，广泛分布在亲属称谓名词前面的词头[a]，如阿哥、阿妹、阿姐、阿舅早先是人称领属第一人称的词头在今天各民族口语中的遗存，直到现在上海话中的“我们”（阿拉）的第一音节“阿”仍然有第一人称的含义④。这种类型学上的相似性难道与发生学没有一点关系？！为什么现在汉藏语系里那么多语言和方言的亲属称谓名词前都要用“阿”词头来表示亲热、关系接近等附加意义。

(3) 疑问语素问题。这个问题最早也是从藏缅语族语言里提出来的。我们发现，几乎所有藏缅语族语言的疑问代词，包括“谁”、“什么”、“哪里”、“多少”、“怎样”……等，几乎大多数都是与汉语有同源关系并表示疑问的词族“何、可、阿”等语素有关，并由它构成一系列疑问代词的。这个语素有点像英语中的“wh”（who、what、when、where、which……）语素，由它构成了多个疑问代词。

这个语素在汉藏语系许多语言里还可以做动词或形容词的词头表示疑问⑤。如吴语上海话里的“阿去”（去吗？）、“阿来”（来吗？）、“阿好”（好吗？）、“阿滑”（滑吗？）。吴语张家港市沙上话则用“可”做词头，但读成不送气清音。

原始汉藏语系的语法现象还能够构拟哪些形式？已经初步论证的形式是否站得住？都需要进一步讨论。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原始汉藏语究竟是形态贫乏的语言，还是有丰富形态变化的语言，二者必居其一。因为现存的汉藏语系语言有形态非常丰富的语言，也有形态非常不发达的语言。如果原始汉藏语系语言是形态不丰富的语言，那么现在广泛分布在中国西部包括喜马拉雅南部数百种藏缅语族的丰富形态是从哪里来的？如果藏缅语族的丰富形态是原始汉藏语的遗存，那么与藏缅语族有亲缘关系的汉语，形态哪里去了呢？

① 请参阅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卷一，第170-172页。

② 请参阅拙作《论藏缅语中动词的使动范畴》（《民族语文》1998年第6期，页1-11。英文稿载美国《藏缅区域语言学》第22卷第1期）。

③ 请参阅拙作《我国部分藏缅语中名词的人称领属范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④ 请参阅拙作《关于汉藏语系里的代词化现象——一个语法化的实例》（《东方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

⑤ 请参阅拙作《藏缅语疑问方式试析——兼论汉语、藏缅语特指问句的构成和来源》（《民族语文》1995年第5期）、《汉藏语系里的一个疑问语素》（《庆祝〈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学术论文集》第254-262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

## （二）共同创新问题

是指汉藏语新出现的语言现象。共同创新被学术界认为是语言分类的主要依据。这里有一个机制问题。为什么汉藏语要共同创新这些语言现象？这个机制仅仅是类型学的问题？还是与发生学有一定关系？

### 1 声调问题

汉藏语共同创新了声调。声调产生的机制有语音学的解释，也有音系学的解释，两者的关联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是，从已经掌握的大量事实说明，声调是以单音节词根语作为基本条件形成的。从音系学的解释是三个主要因素形成的：一是音节基本辅音的清浊改变；二是音节复辅音前置辅音的性质改变或脱落；三是音节结尾辅音性质的改变和脱落。在不同的语言里，上述三个因素哪个首先起作用有所不同，因此造成了汉藏语系语言声调产生机制的十分复杂的原因。

### 2 送气清塞音问题

汉藏语系绝大部分语言都有送气清塞音和塞擦音，形成清、浊、清送气三分或清、清送气两分的语音格局，这在其它语系中是不多见的。由于历史演变不平衡，只有极少数语言至今仍然没有送气音，保留较原始的清浊两分格局。送气音它可能是后起（创新）的语音现象，这已经被学术界所公认。汉藏语系语言产生送气音的机制是类似或相同的，这一点有大量语言事实作依据。送气音应该被看作本语系所特有的语音现象。

### 3 塞擦音问题

塞擦音是汉藏语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汉藏语系特有的语音现象，国际语音学会甚至不把汉藏语系大量存在的塞擦音放在国际音标表里。在汉藏语系各具体的语言里，塞擦音最多有五套，即舌尖前、卷舌、舌叶、舌面前、舌面中。其次四套、三套、两套、一套的都有。由于有的语言有丰富的塞擦音，包括清、浊和清送气，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单辅音系统。塞擦音是汉藏语共同创新的语音现象，它产生的机制有多种，但是最主要的是复辅音后置辅音对基本辅音影响的结果。也有其它来源<sup>①</sup>。

### 4 复元音问题

汉藏语系语言有前响、后响和三合 3 类复元音，大体由[i]、[u]、[y]介音或韵尾构成，少数语言还有[ɔ]介音或韵尾。各语言的复元音发展不平衡，由介音或韵尾构成的复元音有多有少，但都是后起的语音现象。共同创新复元音是汉藏语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与汉藏语的音节结构构成密切相关，产生的机制也大同小异。

### 5 量词问题

《辞海》、《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的汉藏语系条目下，都把量词作为一个重要特点。没有哪个语系的语言有汉藏语那么丰富的量词，量词在大部分汉藏语系语言里有重要的语法作用。但量词也是后起的一个词类，汉藏语内部量词的产生和发展很不平衡，数量有多有少，作用有大有小，直到现在有一些语言的量词仍然不十分发达。量词的产生和发展与汉藏语单音节词根语有密切关系。我们从不同语言量词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阶段性特征可以悟出它产生的机制和发展的途径<sup>②</sup>，但仍然有一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

### 6 重叠语法形式问题

汉藏语系语言有丰富的构词和构形重叠形式，这种形式几乎渗透到所有的词类里。重叠形式的核心语法意义基本上是表达量的增值，但是在不同的语言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内容有所转移和分化。重叠形式在不同语言里的活跃程度也有所不同。重叠的机制与汉藏语系语言为单音节词根语有直接关系，多音节语很难用大量重叠方式来构词和构形。

与此相关的是汉藏语里有丰富的四音联绵词，它是由重叠形式派生出来的，后来成为汉藏语系语言的一个重要构词特点和表达语言丰富形象思维的一种手段<sup>③</sup>。

以上是举例性质的列出一些语音、语法方面的问题。可能还有许多没有提到的，希望大家补充纠正。

① 请参阅本人起草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一书的导论第20-25页。

② 请参阅拙作《藏缅语量词用法比较——兼论量词发展的阶段层次》（《中国语言学报》第3卷，1989年）。

③ 请参阅拙作《论藏缅语的语法形式》（《民族语文》1996年第2期）。

## 四 余论

汉藏语的同源关系主要依靠有语音对应规律的同源词和同源形态的论证。但是历史类型学的讨论是否可以作为一个补充,或者说一种论证思路,一种方法论,从一个侧面说明汉藏语系特点的发展过程。上面提到的问题仍然有许多需要深入,需要大家加以关心。这里仅仅提出一些思路和线索,还不是系统研究,欢迎批评指正。有几个问题值得讨论:

1 语言的类型会经常改变,尤其是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会影响到语言的迅速变化。但是语言类型的改变也是不平衡的,有的语言变化快,有的语言变化慢,因此我们有时候能够从一些亲缘关系比较近的语言里发现一个链状的类型演变过程。这就增加了我们对类型演变的研究有可能推算原始母语的语言结构类型的可能性增加了信心。

2 这个命题的提出仍然是一个假设,需要一个一个问题去证明,而且每一个问题都会涉及或需要一大堆语言事实来支撑。本文是议论性质的,基本上没有给出任何例证,但本文讨论的问题都是有专题研究为基础的,有的是别人做的,有的是我自己做的,随文注明了出处。我坚信,随着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的深入,随着语言事实的挖掘不断取得新成果,随着专题研究的一步步深入,我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抱有信心。

3 为了论证和检验已经提出的汉藏语系同源词的论证,我们完成了一个大型数据库,包括了上述六个语言集团(汉语、侗台语、苗瑶语、藏缅语、南岛语、南亚语)共三百六十多种语言和方言约八十万条数据的词汇语音数据库。希望对汉藏语系同源关系的研究起到验证、推动和促进作用。

4 讨论汉藏语系历史类型学有一个前提,就是您必须指出这些语言的使用者,一定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关系,不管是接触也好,同源也罢,至少在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基因学……等方面有许多相关的线索证明它们相关。而且要说清楚它们的历史层次,也就是一定要有语言年代学的概念。

5 中国学者创造了语音系统的声韵调分析方法,这是结合汉藏语系语言音节结构特点尤其是汉语中上古音系构拟的一个独创。但是它是否适合原始汉藏语的构拟系统,值得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

【附记】本文的思路首先于2010年6月在台湾召开的21世纪汉藏语理论方法国际研讨会上提及,得到会议讲评者的肯定。草稿写成后8月在银川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10届学术年会上宣读过要旨。2010年9月,又在巴黎法国科学院东亚语言所以同一主题做过讲演,该所所长罗端和民族所黄行研究员等提出了宝贵意见。文章修改后于2010年10月16日,又在瑞典隆德大学召开的第43届国际汉藏语会议上宣读,引起热烈讨论,加州大学马提索夫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厦教授、香港大学丁思志博士等在会上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 参考文献:

- 陈其光 1994 汉藏语声调探源,《民族语文》第2期。  
丁邦新 2000 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中国语文》第6期。  
黄布凡 1981 古藏语动词的形态,《民族语文》第3期。  
黄行 1998 论语言的系统状态和语言类型,《民族语文》第3期。  
江荻 2000 20世纪的历史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江荻 1998 论声调的起源和声调产生的机制,《民族语文》第5期。  
潘悟云 1997 喉音考,《民族语文》第5期。  
潘悟云 1999 汉藏语中的次要音节,《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潘悟云、冯蒸 2000 汉语音韵研究概述,见: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广西民族出版社。  
孙宏开 1991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导论,《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孙宏开 1992 论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民族语文》第5、6期。  
孙宏开 1995 藏缅语疑问方式试析——兼论汉语、藏缅语特指问句的构成和来源,《民族语文》第5期。

- 孙宏开 1999 原始汉藏语的复辅音问题——关于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一,《民族语文》第6期。
- 孙宏开 2001 原始汉藏语的辅音系统——关于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二,《民族语文》第1期。
- 孙宏开 2001 原始汉藏语中的介音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三,《民族语文》第6期。
- 孙宏开 1998 论藏缅语中动词的使动范畴,《民族语文》第6期/英文稿载美国《藏缅区域语言学》第22卷第1期。
- 孙宏开 2008 关于汉藏语系里的代词化现象——一个语法化的实例,《东方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 孙艳 2005 《汉藏语四音格研究》,民族出版社。
- 邢公畹 1996 汉藏语系研究和考古学,《民族语文》第4期。
- 徐世璇 1996 汉藏语言的语音屈折构词现象,《民族语文》第3期。
- 张济川 2009 《藏语词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张均如 1983 壮侗语族塞擦音的产生和发展,《民族语文》第1期。

## Issues about Research on Sino-Tibetan Phylum Historical Typology

SUN Hong-ka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A new way of demonstrating Sino-Tibetan phylum genealogical relationships — historical typology is presented in the paper. Some phenomenon about original remains and common innovations of Sino-Tibetan phylum is discussed with examples, and some discussion is made to them.

**Key words:** Sino-Tibetan phylum; Historical typology; Comparison research